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三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詩商頌長發之七章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同遏）苞有三蘖（旁生萌蘖謂韋顧昆吾也）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顧昆吾皆桀之黨）

臣按先儒謂載旆秉鉞不敢不虔所謂臨事而懼也夫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猶虔敬如此況無成湯之德之才所遇者又非韋顧昆吾之敵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懼哉

殷武之首章曰撻（疾貌）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冒也）入其阻裒（聚也）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辭）無然（不可

得專征伐
遂刑譖人

如比畔(離也)援(攀援)，無然歆(欲之動也)羨(愛慕)，誕先登于岸(道之極至處)。

密人(密須氏姞姓之國)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國名)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周師)，以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以篤

周祜(福也)，以對(答也)于天下。

其七章曰：帝謂文王，予(設爲上帝之自稱)懷(念也)明德(文王之德)，

不大聲以(猶與也)色，不長夏以革(未詳)，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法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讐國)，同爾兄弟(與國也)，以爾鉤

援(鉤梯也)與爾臨(臨車也)衝，以伐崇(國名)墉(城也)。

司馬遷曰：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

其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

者崇侯虎也西北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

八章曰臨衝閑閑徐緩也崇墉言言高大也執訊連連屬續狀攸馘安安割耳也不輕暴也是類是禡祭上帝祭始造軍法者是致是附致其王使之文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彊盛貌崇墉仡仡彊壯貌是伐是肆縱兵也是絕是忽滅也四方以無拂戾也

文王有聲之一章曰文王有聲遹駿有聲發語辭大也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自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即崇國之地文王烝哉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言衆也矢陳也于牧野維予侯維也興上帝臨女無貳疑也爾爾指武王心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曰於歎辭鑠盛也王師遵循也養時晦時純熙光也矣是用大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我龍寵也受之蹻蹻武貌王之造爲也載則也用有嗣實維爾公事也允信也師

魯頌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蹻蹻武貌虎臣在泮獻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問訊囚也如皐陶在泮獻囚所虜獲者

其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善意也桓桓于征狄過也

彼東南（謂淮夷）烝烝皇皇（盛也）不吳（音話）不揚（肅也）不告于訩（訟也）在泮獻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觩（弛貌）束矢（五十矢爲束）其搜（矢疾聲）戎車孔博（廣大）徒御無斁（斁勸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違令也）式固爾猶（謀也）淮夷卒獲

臣按朱熹謂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爲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淮夷爲頌禱之辭則是詩所謂獻馘獻囚獻功者未必有是事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魯嘗從齊桓會于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

夷之病鄒嘗是時主會在齊而僖公從焉作頌有以公亦嘗與齊之會故掠齊之美者以頌魯歟臣載之於此以見受成獻馘之禮皆在於學非但禮有是言而古之人實嘗行之非虛語也

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臣按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亂也春秋書鄭人伐衛夫春秋以來列國興兵此其始也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安國曰文宣以來正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之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師圍蔡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聞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爲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弒父與

君之罪賈君而去之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刼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

肉食者鄙
[illegible]書今古

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是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隱十一年

桓公十一年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謂在位者謀之又何間焉猶與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

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旣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旣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蘇軾曰襄公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未有如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十有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旣及楚平

桓子（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勞也）民焉用之楚歸而動（謂動兵伐鄭）不後（未爲後時）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謂楚莊王）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

殺無辜爲京觀觀此能不慮媿

知也夫文止戈爲武夫武禁暴（一武之德）戢兵（二）保大（三）定功（四）安民（五）和衆（六）豐財（七）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爲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

尊君

內憂盡擇楚以爲外懼乎 十六年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 地名 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 在莊十二年 齊渠丘實殺無知 在莊九年 衛蒲戚實出獻公 在襄十四年 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臣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爵實爲切要人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必以大制小則上下之勢順小大之分定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獨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考之楚語有曰公制城邑若體牲焉自首領股肱以至於拇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於牛馬處暑之既至䖟蝱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懼之此譬尤爲詳盡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

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之不曠棄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自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王襄王王曰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

倉葛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

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孫卿曰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覺而後擊之一也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

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抗强敵力攻守也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臣按司馬遷載此於律書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假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秋戰國善戰之士次及桀紂二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陳武之言終焉蓋欲世主偃兵息民綏和

通使使民氣歡洽陰陽協和以爲造律之本其意善矣但其謂孫武輩申明軍約身寵君尊以爲榮則猶戰國之氣習也夫帝王用兵出於不得已以除民害耳豈所以爲身榮哉若夫所謂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權之一字誠用兵可否之決也臣以爲權於輕重以事言之不若權於是非則以理決之之爲得也

漢高祖時陸賈時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軍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功力之事以比追逐胥伺盜寇捕賊以令貢賦施政令以貢賦之事

吳徵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其行速而期近故下夫無畏憚室家無怨思秦漢

以來萬里長戍民之偉行如往棄市於斯之時乃假尉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

臣按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徧知其人丁之多寡又於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強弱能任其事與否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編次爲一伍積累而上階級相承以爲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因地制而起則人無貧窘非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懦此制一定遇征伐則起之爲軍旅當教閱則作之趨田役遇盜賊則比之使追捕遇閑暇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

隨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輸納每正卒之外皆存餘丁以爲之副貳隨闕而隨補軍伍無有空也多用則多起分數無不足也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

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主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皆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仗節之士。有事則驅之於行。陳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而自食。無廪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

敵重困農民

臣按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爲乘廣魏爲武士秦爲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永不可復

薛氏失其名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

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故
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自夫
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
方一遍焉

臣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後
世騎戰不復用車姑備其制於此說者謂王畿
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時百年
之中兵不三四舉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
而不試者多矣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爲

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同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匹也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

戚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猶橫也）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觝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祓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

初制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北軍眷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

林駉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候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

臣按三代兵有定制見于周官者可考也自遷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數言者附見班史刑法志中固之意謂兵乃刑之大者如虞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掌於皐陶之刑之意雖然帝世純用德化而漢以戰爭得天下豈其倫哉遂使一代兵戎之制無所於考可慨也

本朝設錦衣旗手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即漢南軍衛宮之意五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即漢北軍衛京之意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

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

臣按以上漢一代軍制大略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為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臣按唐一代軍制大略具于此

置閑乃如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旣而復之軍置將軍一人軍有防置主一人太宗貞觀十年總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隷諸衛

臣按史謂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

帥無握兵之重

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

其餘爲步兵武騎排穳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

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

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

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

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彍騎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叙府兵興廢之

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

仁軌亦極言募兵之便

宰相得錢收兵法術之宋京宗平書本

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

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漸墮爲人所賤百姓耻爲之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繒帛寄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

有天下者以生人作死人何忍

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彍騎李林甫爲相又奏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爲梗嚮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如此○承上亦未有不变

此句最要募長征者非盡○遺弊

穆宗之初立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下卒皆集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

烏合之衆

宋之兵制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守則曰鄕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鄕兵之制太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咸平以後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剌大多將驕士惰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

其初兵不滿萬，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土宇日蹙。

臣按宋一代軍制具于此，臣嘗因漢唐宋之軍制而論之，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簡略，不可為法故也哉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宫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為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

衛、分隸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
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
又於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
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
爲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
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
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
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
本朝軍伍之制也、
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昔漢之制、有踐更

之卒而無營田之兵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軍師
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
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
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
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
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
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
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
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
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盡取以歸于京

斛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戍內而食四方之貢賦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

臣按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

次第條後之法也

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罅舉其偏而振其所廢墜雖至今存可也惟今

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鷙多材力復産健馬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盡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必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由牧此言觀之則

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已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爲率。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

朝廷非不時加整飭歲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往往謫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

國初之舊。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

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閒。有此勁兵。則

國勢自尊。

國威自壯。視彼列屯坐食之衆。游手豢養之徒。益有間矣。每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為隊伍。一以所居就產為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為二隊隊伍十名。立一總甲（視軍衛總旗）每隊分為五小甲甲十名（視軍衛小旗）又合十隊為一都甲（視軍衛十百戶）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咸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隷柴夫等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馬納糧二事

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兵
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
一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
制有司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頓壞者易之民
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尪羸篤癈者除其
名秋糧量減其額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
三兵不番戍糧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于兵部
五郡謂順天等五府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爲教場月
一點操之每府又闢平衍地爲一大教場孟冬
農隙兵部奏遣該府都督一員帶領將率於此

弊其募諸送縣不若鈐諸五府比上計也可與京兵米利並行

召集民兵依京場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政工部遣官關兵器事竣各具實關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調所謂養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廐不及數者合諸其鄰每三丁備一種馬（俗所謂騾馬）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其中有物力材幹之人立為群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稈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為倉場積草料於近廐之地以為牧養之費民無地者官給之凡境中原額草場為勢家奏取

爲莊田者、一切查理還官、分給于民、非但養馬
兼畜驢騾、以爲駕車遞遞之用孳生之馬、有壯
健者印烙畢、即使撥莊丁俾其騎操、官時點視
有疲損者罪其人、則

國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馬矣、或曰五郡切近京
師、應內外百需所出、戶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
何措注、請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夫役
若干、物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
計算天下秋糧夏稅鹽鈔坑冶課程等項名色
之數、歲入凡幾何、舊積凡幾何、經費之外預備

之餘斟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闕其有羨餘者別
爲收貯以爲此五郡顧役之直買物之費凡此
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爲計工定直出此錢顧
募民以代之當此即宋人顧役法但宋人取錢於民今取於官府顧民役必先
使之當過然後逐月予直如當過正月於二月朔日予之凡此五郡每歲合
辦物料官爲先事計筭出此錢隨時估以代之
售如此不徒寛民力以足兵備亦可以收市井
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實用官吏不
多科擾民矣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
用二十萬其餘每府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或

曰昔宋韓琦刺民兵於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爲不便其後不十年果以之運糧戍邊大爲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旣籍民爲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旣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爲此議惟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揀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煩數也農隙教戰
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糧不調運惟於一時農事之隙開通濬洫築堤引水以備旱潦或修築京城以爲急切之

備。或幹選京備。以實近邊之關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宮禁之衛

周書立政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牧民之長）常任（任事公卿）準人（守法有司）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四時也）比（校也）宮中之官府（謂官府之在官者）次（次所以待直宿）舍（舍所以待休沐）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以兩木為機以警夜）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臣按徵又言周自文王以來王政先内治當時侍衛僕從罔匪正人雖綴衣虎賁趣馬之微亦惟吉士之求惟大宰以大臣臨之宮壼朝廷均爲一體非若後世之疎外廷而親内豎也夫宮正則屬於冢宰所以兼制内廷之私人而又以小宰宰夫之戒令糾禁行乎其間養成君德如此王業豈有不盛也哉

宮伯亦長也掌王宮之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凡在版名籍者掌其政令行其秩禀祿敘才等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臣按周制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則是王朝宿衛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臣竊惟

祖宗以來用功臣子弟以為勳衛蓋亦此意臣以為今日宜廣此意凡公侯駙馬伯及凡有功德於國家者之子若孫皆授此職使之番上宿衛如此則不徒宿直宮禁得肺腑之臣而勳戚子孫亦得俸祿之養蓋一舉而兩得焉

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王出所止宿處則守王閑梐枑也王在國

則守王宮（爲周衛也）國有大故則守王門

臣按此虎賁之名見於周書立政蓋天子之親兵也今制錦衣以下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軍都督府所隸專以扈從宿衛爲職即此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甲冑之屬）而趨

臣按勇而疾走曰虎賁又憤怒也周官既有虎賁又有旅賁旅賁者主膂力而言亦猶

今制錦衣之卒既有校尉又有將軍力士也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三百人

臣按先儒謂虎賁八百人乃天子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王不出則虎賁不出及其衰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非舊法也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

易祓曰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宮伯之職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以期

門羽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

臣按古者環衛有二等漢有衛郎衛兵是即周官宮正宮伯之職宮伯則領貴游子弟而宮正則領官徒役事者也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臣按史言武帝微行與侍中等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先儒謂漢期門千人秩比郎亦周人虎賁之遺意

林駉曰東漢以來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分屬之後政令亦不行

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黄門之廬耳故宦官內典門戸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柰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爲郎中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郎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黄門其禍流至是也

臣按漢初宿直皆以士人爲之其後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誠能如

周人以內宰小臣閽人寺人女御女史之職皆屬之大宰以受其節制焉則彼雖欲逞其不軌之心亦且有所忌憚而不敢為矣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從禁軍大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為千騎睿宗時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

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千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至領

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

林駉曰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横北衛既横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及用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爲患至是也

臣按

本朝十二衛即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之

親軍、皆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徼、監門禁、而錦衣所掌者、乃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軍獨簽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始之設親軍也僅十有二、後又稍有加焉諸衛正倅一惟其世獨錦衣之任則不以世而以能蓋

天子御座則夾陛而立

天子御輦則扶轂以行、出警而入蹕、承

旨而傳宣、皆在所司也矧又

詔獄所寄人之死生繫焉是尤不可不慎擇其人也

太宗時詔右衛大將軍李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兩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直宿我得酣卧

臣按

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皆爪牙之任而無有所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又有勳德世臣總司禁旅

九重之上六官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肅宗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巡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臣按設護衛之兵本以制外兵也非但不用其他將帥以巡徼凡其人之子弟亦不可用也

德宗時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古制也尊君卑臣強榦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近

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驥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就糧也太祖鑒前代之失萃精鋭於京師

太祖乾德三年令天下長吏擇本道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林駉曰宋朝有皇城司、殿前司皇城始於梁之乾化、宋因其名、置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知與副同主判之殿前始於周之顯德、宋循其舊、有馬軍步軍、獨殿前得統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無所統攝至親從之官復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之手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一司亦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

臣按宋人禁軍不獨內衛京師、而往往使之屯泊於外失其所以命名之義矣蓋太祖懲唐末

以來方鎮兵彊之患故聚精銳於京師時出之以守郡國蓋欲以內而制外也其謀雖深而其勢則不順史臣謂其規模宏遠臣不敢以爲然也夫立國規模在爲近而舉遠居重以馭輕使天下之大四面環遶以爲吾屏蔽也旣爲禁兵豈可遠出而衛郡縣使之就糧于外禁士獨往乎抑亦挈家以行也嗚呼宋人制軍如此宜其武事之不振也

仁宗嘉祐五年公主以夜入宮左正言王陶言周禮閽人掌宮門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

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絕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惲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惲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偽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略無譏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從勘劾詔公主宅都監入內供奉官等九人並遠小處監當

六年同知諫院司馬光言式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勑魚符其受勑人具錄所開門并出入入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閤覆

奏御注聽即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備之門内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勅而擅開閉出人者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

臣按宋王陶司馬光所言二事可見古人嚴謹宮門之禁我

聖祖於此一事尤加嚴切每夜將軍上宿遇有一蟲鳥之落詰旦早朝即令給事中引赴

御前奏知矧可夜開城門以出入哉

臣按

祖宗於門禁出入其法最嚴每四孟享
太廟夜間出鑰於門隙早朝亦於
御前奏知各門監守門官及各衛官軍遇有出入者必須有牌面方許其入逆其出也必搜檢之其入也不許携寸鐵其出也不許帶一物況敢有挾秘藏劍盜出真珠之事哉

吳安國言于高宗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知其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諸軍也康王新立太保

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之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勲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今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單少豈尊君強本消患豫防之計也

臣按禁旅之帥必用勲舊之胄三代之制也

京輔之屯

禹貢五百里甸服

漢志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

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

臣按古者兵出於農天子之兵出於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鄉甸服千里之間其所賦之兵而所出之稅自足以給之無勞遠餉而足以衛王室而外足以鎮壓天下之大四夷之遠非若後世養軍於遠方則人不土著而易於潰耗列屯以長屯則人無別業而難於供億

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

易被曰南軍以衛宮城而以調之於郡國是軍以

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輕重遠近之不倫歟蓋郡國去京師為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衛宮城三輔距京師為甚邇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

臣按衛宮而取郡國之兵恐未為得策夫以疎外之兵無鄉土親屬之顧戀而使之番上執戟以衛王宮無事則已一有事焉安能保其無外顧之心乎我

朝宿衛之兵用世將以統士卒其慮深而遠矣

漢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

易祓曰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即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國錯列畿甸其勢爲甚逼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守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

中尉也

臣按此所謂都尉乃京輔之都尉也與唐府軍都尉者不同

太宗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䭾馬凡火具烏布幕

鐵馬盂布槽鍾鑊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一斗皆自備并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

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

林縣曰漢之畿兵始爲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爲長屯長屯變而遠征而畿兵之制壞矣唐之畿兵始爲府衛至其後也府衛變爲長從長從變爲禁軍而畿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内兵三變之由也

宋徽宗熙寧四年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潁昌爲南輔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詔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人爲額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

以為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為
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為輔而宋初未遑
建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為四輔焉每輔
則屯兵二萬人為額我
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
江北滁和等處為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
屏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北其初倉
以行在為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徧立五
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

半以來幷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
名然而畿甸之間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
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
以形勝要害為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
去邊地遼遠非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為北邊捍敵北最近而東
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為最遠焉請如漢唐宋故
事立為輔郡以宣府為北輔因其舊而加以番
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為輔以
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

州爲輔、定或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肆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爲國者必固外以蔽内、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家居、必有藩籬墻壁、然後宫室堅固、内呼而外應、若設關捩、然有所動於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盗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

起調兩直隸河南山東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者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之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郡因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具而關隘有守

郡國之守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臣按封建以前之國即秦漢以來之郡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水田濕鹵也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臣按周制百乘之家、即秦漢以來之一縣、千乘之國、即秦漢以來之一郡、

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

臣按此周人連帥州牧之設漢唐宋郡國皆有兵然散而無統惟

本朝制兵府州若縣要害之處皆立衛所而又於總會之處立爲都指揮使司以統之得周人連帥州牧之遺意

秦始皇既并天下爲三十六郡置材官

漢興踵秦置材官於郡國

易祓曰漢不特置材官而已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

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列郡王國侯國三等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其在王國者則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發

臣按昔人謂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我

朝於親藩皆設護衛、然爲給其使令、而不許其調遣、遇國家有事、亦起焉、

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

謂其兵爲方鎭、

臣按節度使之兵、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天寶以後、王室日卑、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陳、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鎭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十餘州、小者兼三四州、方鎭起而唐之威令不復行矣、

宋制、軍有禁軍、有廂軍、有鄉軍、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闕下、以補禁衛、餘留本城、廂軍者、諸州之鎭兵也、各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總于侍衛司、鄉軍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

臣按宋朝州郡之兵自元豐以後皆升同禁軍兵雖以禁名其實皆非禁旅也

凡諸州置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步軍亦如之馬步軍諸指揮各有副使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頭廂軍頭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置都監監押以領之歲時簡練馬下州及軍監但有牢城兵則軍校之職隨宜裁制

陳傅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不得坐食於本營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三司禁旅就糧州郡亦不

似未妥

得常坐食於京師、自列郡各置禁軍、於是嚴差出

占破之令、而壯城元豐於廂軍內差壯城兵作院各置指揮、於

是在軍禁旅無就糧者、禁軍在城防托、而廂軍亦

升為禁軍、不復戍役矣、養兵之費徧天下、虜人犯

闕無能發一矢者、以不守祖宗舊章也、

開寶八年發渭州平原潘源二縣民治城壕因立為

保毅軍弓箭手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亦以

親屬代

陳傅良曰此義兵也咸平五年始置營、升為禁軍

寖有黥差之令、韓琦為相、刺陝西義勇、司馬光六

上疏爭之，已而新法行，遂罷強壯弓箭手而用保甲，要之皆以刺配為軍，失祖宗本意。

臣按國家立為衛所以護衛州縣，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閫以總制之，而有都衛之設，其後也改都衛為都指揮使司，文武並用，軍民相安。然承平日久，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之弊，乃至於勾至者反少於所遣之人。於是用言者計，每歲分遣御史清勾，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勾之數以為黜陟，然亦徒害平民

無益軍政臣嘗考歷代之制皆是草創之初軍伍數少而其末世乃有冗濫之失惟我
朝則是先多而後少何也前代之制率因一時而隨事制置惟我
聖祖則斟酌古今立爲一代之制使子孫百世遵守焉方其初制爲軍伍也內地多是抽丁聚集邊方多是有罪謫戍歲月既久姦弊日滋或改換姓名或變亂版籍或潛行析戶或私自分居遂至簿卷難清挨究無迹其間丁盡戶絕者固亦有之而正戶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無

也爲今之計乞　勅兵部通行清理凡天下都司衛所俱要造冊開具本衛若所原設額數若干見今實在若干缺伍若干不問存亡備細開造具其籍貫及充軍緣由仍行戶部行下天下布政司若府州縣亦要造冊開具各州縣軍戶若干見在充當者若干挨無名籍者若干彼此照對以見其實在之數其衛所見在食糧者若干缺伍不補者若干兵部類以奏　聞會文武大臣集議所缺必設何法然後得軍伍足數以復　國初之舊

仁宗慶曆元年張方平言民之所以懼籍爲兵者不唯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其鄉土今若番休遞戍終身不離本鄉冀望邊事漸寧即息肩安業昔太宗籍兩河之人以爲鄉兵于時識者悼其失策益不若因兩河强壯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爲官軍也又曰强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去農業若朝廷用漢代更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遞爲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因帑廩之積常得丁壯之人今既籍爲正兵處之連營則其衣食財用

終身仰給縣官矣、

真宗景德三年鎮戎軍曹瑋言有邊民應募爲弓弩手者、請給以閒田、蠲其徭役、有徵發以爲正兵、而官無資糧戎械之費、詔人給田一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匹、

臣按今州縣軍戶多有丁盡戶絶者其人居宅田產必有承而受之者除生前立契明賣者外行清軍御史會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挨究歸官有願代其役者即給以本軍絶戶之田若是邊軍就令以近就近又行戶部通行天下凡沒

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後者不分有無承佃盡數刷出照宋朝之例給民爲軍是亦足兵之一策也

仁宗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揀爲義勇盡鈔民丁增廣其數河東亦揀刺如河北法

臣按此前代點集民兵之明效

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者三十餘萬臣既憫其瀕死又防其爲盜遂募其伉健者以爲廂兵既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軍俸廩而得禁軍之

用可使效死戰鬪而無驕橫難制之患詔分置清泰
菑徐沂密淮揚七州、
陳傅良曰條約弓箭社如龐籍蘇軾則人情不駭
而邊備脩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臣按龐籍所奏條約之法無可攷前此知定州
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
及射獵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蓋因其俗而
加以法也
胡安國言于欽宗曰乞於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
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内或

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遂急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王室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

臣按安國乞選擇重臣付以在外兵權以統屬郡以輔王室其策良是

宋孝宗時陳俊卿爲相奏請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民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

臣按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則是民既出賦稅以養兵矣而又不免其身謂之不擾不可也此等之議切不可用

本兵之柄

帝典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胤征曰惟仲康（太康之弟）肇位四海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

林之奇曰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

臣按唐虞之始兵政兼於刑官未有專司兵政者至是仲康始命胤侯掌六師然則兵司之設其在有夏之世歟前代掌兵之官無定制五代以來始設樞密院然皆以文臣充惟我

聖祖開國之初首建大都督府與中書省並其後廢中書省分六部亦分大都督府為五軍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僉事各二員其有以公侯伯任府事者官與爵並入銜其後止書其銜曰掌其府事其侯若伯非舊制也

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周禮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欺陵也）弱犯寡則眚之（削其四旁）賊賢害民則伐之（聲其罪以討之）暴內陵外（內暴其國外陵諸侯）

則壇之（置之空地）野荒民散則削之（削其地）負固不服（恃其險阻）則侵之（兵加其竟）賊殺其親則正之。放（逐也）弒其君則殘之。犯令（藐棄上命）陵政（陵蔑王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謂王自出征伐）則掌其戒令涖（臨也）大卜（卜出軍吉凶）帥執事涖釁（殺牲以血塗之）主（謂遷廟之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大常之旗）比（敘也）軍眾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聽軍聲者）右秉鉞（致殺伐者）以先愷樂（兵樂曰愷）獻于社。若師不功（無功）則厭（厭冠喪服也）而奉主車。

小司馬之職掌

鄭玄曰此下脫減漢興求之不得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臣按先儒謂周禮六官之中。惟小司馬一官職掌不悉備而軍輿行三司馬。又徒有其官名。而闕其職掌。蓋先王以爲明民以凶器危事。適以成其乖爭之習。所以爲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爲慮微也我

祖宗不使天下知兵馬之數亦此意也近世乃有團營之設

詩六月之三章曰有嚴（威也）有翼（敬也）共（與供同）武之服。（事也）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其五章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臣按三軍之制國家兵權所繫今魯國之軍其作其舍皆由臣下而爲君者無與焉國非其國矣

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

臣按後世設尚書掌兵政始此

唐置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

曰庫部凡將出征告廟授斧鉞軍不從令大將專决還日具上其罪凡發兵降勅書於尚書尚書下文符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勅衛士番直發一人以上必覆奏諸蕃首領至則威儀郊導

臣按唐人始分六部而兵部專掌兵戎之政其屬有四宋以來因之然皆爲宰相之屬至我朝罷中書省及樞密院而兵部始得以專達於上葢專前代樞府之權而尚書兵部之政仍如故

宋志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凡邊防軍旅之常務與

三省分班稟奏事于國體則宰相執政官合奏

林駉曰樞府之官自唐始名肇於開元官設於永泰權重於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詳以東府掌文事西府掌武事

臣按程頤言樞密乃虛設一大事既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說者謂密院與中書對立止如參知政事與宰相分班知印未害也有使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僉書又有所謂直學士都承旨檢詳編修其屬皆與宰屬等兵民本一而強分為二必置一司如是之

浩繁所謂虛設一大事也我
朝革去樞府而專以兵政歸兵部官簡而職專
事權歸一而體統不紊
仁宗至和二年知諫院范鎮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
范祖禹言於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將

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

此所以無兵變也、

臣按我

朝革去樞密院、設五軍都督府、分掌軍旅、則兵權

散主、而無自專之患、而凡宋元以來樞密之任。

一歸於兵部焉

器械之利上

書禹貢荊州厥貢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

蔡沈曰杶木似樗而可爲弓幹砮者中矢鏃之用

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爲矢

臣按魯語肅慎貢楛矢石砮註砮鏃也蓋肅慎氏之矢以楛木爲笴以石爲鏃也由是以觀則木亦可以爲笴不但竹也石亦可以爲鏃不但鐵也

費誓曰善敹(縫完也)乃甲冑敿(繫之也)乃干(盾也)無敢不弔(音的至也精)備(具也)乃弓矢鍛(淬也)乃戈矛礪(磨也)乃鋒刃無敢不善

孔穎達曰少康子杼作甲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漢以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作冑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鍪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也敹謂

穿徹之甲、纏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楯紛如綬而小、繫紛於楯、以爲飾、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五十矢爲束、臨戰則用五十矢爲束、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鄭玄曰、箭幹謂之槀、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槀人、

臣按、秋官職金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可見

周之弓弩矢箙皆造於官其費用之工本皆受
于職金不取於民也
秋官職金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掌受士之金罰
貨罰入于司兵
鄭玄曰為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入于司兵給治
兵及工直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
之入于司兵
臣按此可見古者造兵器不取於民而取之於
盜賊之任器贓物後世舉而行之是亦寬民力

足兵用之一助也

考工記曰函（包容）人為甲犀甲七屬（謂上旅下旅相屬之數）兕甲（兕皮為之）六屬合甲五屬（犀皮為之）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則革裏肉取其表合之）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謂服者之形容）然後制（裁制）革（皮也）權（知其輕重）其上（腰以上）旅（札葉也一葉為一札）與其下（腰以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謂圍之一匝）凡甲鍛（鍛革也）不摯（謂不熟）則不堅已敝（謂革太熟）則撓（曲也）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小孔貌）也眡其裏欲其易（無敗蔵）也眡其朕（謂革制）欲其直也櫜（衣甲藏）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謂如齒齘）也眡其鑽空

而怨則葦堅也。賑其裏而易其材更也。賑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槷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光澤也衣之無斷則變隨人身之變利也。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膠絲漆也寒奠讀爲定體冰析濟漆濟也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爲讀冷夏治筋則不煩。亂也秋合三材則合。堅密也寒奠體則

張不流（猶移也）冰析灂則審（猶定也）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謂期年乃可用）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謂三分之）茀矢（茀當作殺）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謂分之爲五）二在前三在後。殺（當作茀）矢七分（分之爲七）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矢幹）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猶正也）其陰陽（浮之於水以浮沉辨之也）夾其陰陽以設其比（箭括抵弦處）夾（夾之使輕重均）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凡居羽三分之一）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鋌箭之足入槀中者）十之。重三垸（垸量名）前弱則俛（俛也）後弱則翔（回顧）

中弱則紆曲也中強則揚飛也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旁掉也

是故夾以指夾大而搖動也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撓搦其幹也

之以眡其鴻鴻殺強也殺之稱也凡相擇也笴欲生謂無瑕蠹而

摶謂圜也同摶欲重同摶欲其材之重一同重節欲疏同重欲其節之疏

同疏欲㮚同疏欲其縝栗而堅

桃氏爲劍臘謂兩刃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

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賈公彥曰臘謂兩刃兩面各有刃也劍春中高兩

面趨鍔鍔即鋒也莖納於夾中者在夾人所握處爲夾中者圍

二寸半長五寸

臣按釋名劍者檢也。所以防檢非常是盖防身之器。司劍之官而謂之桃氏。劍所以禦暴除惡。以桃之爲桃。能辟除不祥故也。

廬人爲廬器戈（二刃）柲（柄也）六尺有六寸殳（如杖無刃）長尋（八尺）有四尺車戟（三刃）常（倍尋曰常）酋（酋之爲言就也）矛（句兵）常有四尺夷（夷之爲言傷也）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欲飢且涉山川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器

按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刃戟三刃殳擊兵也如杖而無刃矛句兵也上銳而旁句酋矛夷矛特因長短而取名爾矛用以句則宜長於戟然後有及故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酋言就也近而就之也夷矛以長爲主而就之故曰酋矛夷言傷也以夷矛極長句則有及而傷物爲易故曰夷矛此矛之辨也考古之兵器見於周禮者五兵註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說者謂此車之五兵而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焉五兵之外有劍有刃有盾有弩戈戟主於

刺而殳用以擊矛用以句其矛之謂夷者意即詩小戎之厹矛也其形三隅如今之虎叉然則叉不專以句而亦用以刺也方車戰之時敵遠則用弓矢稍近則以矛句之句之至則施戟以刺焉短兵相接始用刀劍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後世無車戰惟用騎與步其制兵之法亦惟以步爲主

今制五十軍爲一隊有鎗有刀有弓矢有盾而無古之所謂戈戟殳矛與弩者弩僅見用於廣東之㺜獞湖南苗人所用之句刀即古人之矛

遺製也請命臣僚之兼通文武者講求其故加
用弩與矛二器以爲兵用而仍下湖廣二藩選
其精於二技者津遣赴官俾其教習若夫殳之
爲殳畧如今俗所謂木棍者然宜依古制更備
此一器以擊虜馬之足葢亦不減宋人用麻札
刀也考古之殳長丈二而無刃禮書作八觚形
葢八稜也古人用於車上故宜長今用於步軍
手執以擊馬足宜與人相稱古作八稜今宜於
人手所執處爲圓形而於其半至末爲四稜或
加鐵於稜中云

輣人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臣按天文志云觜觽下一星曰天矢天狼下有四星曰天弧鄭氏所謂枉矢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考史陳球守零陵製爲飛矛者其形之大如矛𢿱今火藥有火箭若倣漢人飛矛之法而傳以今之火藥使之射遠而流行是亦驚敵之一具也

器械之利下

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

五十箇置戈其上軸與冑同帶劍贏擔負三日之糧

臣按魏之武卒操弩負矢而置戈其上是兼長短之兵兼用也

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又曰弓矢禦句殳矛守句戈戟助句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者戰則强見物與侔是謂兩之

六韜曰陷堅陳敗强敵以大黃參連弩飛鳧電影矢自副

註曰飛凫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電影赤莖白羽以銅爲首

臣按周禮六射之目其二曰參連參連云者謂前放一矢後放三矢連續而去也考吳越春秋有云夫射之道從分望敎合以參連後漢書亦云弩射以參連爲奇誠能以古參連法教士卒使當矢石之間一射而連放三矢則是一人而兼三人之用也意者李廣以二千騎當胡騎四萬之圍所謂大黃即六韜所謂大黃參連乎

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註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

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爲治庫兵車馬

臣按此漢以後賦民治兵之始考史成帝建始元年立故河間王弟上郡庫令良爲王註謂此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則前此邊郡各有庫庫有令以掌兵器舊矣然地理志於南陽郡宛下註有工官鐵官則不獨邊郡有武庫而內地亦有之矣

高祖時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以藏兵器

臣按漢志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則是時既立武庫以藏兵器而設令以司之屬之中尉其後光

武置武庫令主兵器則以屬執金吾考工令主
作兵器弓弩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庫魏晉一
遵其制葢始於此也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

臣按漢書註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器械

哀帝時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
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禦寇賜武庫兵

林駉曰周之兵器在民漢之兵器在官周之在民
以兵農爲一之時漢之在官以兵農已分之後

臣按漢自郡國至于京師皆有武備惟郡國則

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算賦為之而工官與
鐵官同置于產鐵之郡在京師則有武庫令掌
於中郡而天子又有若盧考工室以藏兵器以
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武庫則以大司農錢
為之也漢制財用有二供天子雜用以少府之
錢若大司農錢非軍國之事不得用也兵甲之
作以為軍國之備故亦用大司農錢歟

鼂錯言於文帝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匈奴之弓弗
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匈
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笥

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臣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爲尚將軍有强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亦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强弩傅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强弩臨江而守卜式亦願與臨菑習弩者請行死之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籣盛弩箙韇見於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

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鎗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虜惟用弓矢一事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斃之於百步之外矣。

武帝元狩二年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爲圜陳外向胡急擊矢下如雨漢矢且盡廣令持滿毋發而廣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

服虔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卽黃閒也大黃其

大者也

漢志有遠望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臣按古者弩之制有七一擘張弩二角弓弩三木單弩四大木單弩五竹竿弩六大竹竿弩七伏遠弩擘張弩步兵所用角弓弩騎兵所用木單竹竿伏遠等其力益大所及漸遠今世官兵全不用弩而四夷亦未聞有用者惟廣右猺獞用之然其弩不可施於騎殆古所謂擘張者歟炙轂子曰夷牟製角弩馬上用之則是角弓弩乃可用於騎者今不得其製然

朝廷萬一用之天下之大安知其無人

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

張晏曰三十絭共一臂

諸葛亮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其意

臣按魏氏春秋云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夫弩而謂之連則非一弩也意必數者相連謂之損益者前蓋有此弩至亮而有所損益於其間耳考史魏司馬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爲發石連弩射城中唐李元諒節度隴西築連弩臺盧鈞節度四川爲

大擔連弩南詔俾之則古人攻戰以遠弩取勝者多矣今連弩之製不可考說者謂古時西蜀弩兵尤多大者莫踰連弩十矢謂之群鴻一矢謂之飛鎗通呼為摧山弩即孔明所謂元戎也今具其法如此

虞詡為武都守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并兵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勝

臣按五兵之利莫利於弓弩虞詡守武都遇有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此非但可用之以弩而弓矢之利亦宜依此用焉即俗所謂攢射

也、

陳球守零陵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步

臣按此大木弓後世無有可依其法製之以爲守城寨之具、

明帝永平中北匈奴攻金浦城耿恭爲戊巳校尉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

臣按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

而倒謂之毛胡盧元末因用其人爲兵立毛柵盧萬戶府耿恭所用毒藥傅矢蓋此類也又聞廣西猺獞所用弩矢皆傅以藥中人濡縷即死比唐鄧者尤毒宜取其方付邊城以爲毒箭是亦禦虜之一技也說者多謂西北地寒而藥性不行恐不可用然耿恭用之金蒲城豈非西寒之地耶

唐初置軍器監後并入少府監開元初以軍器使爲監領弩甲二坊

臣按此唐人造軍器之所　臣愚以爲今每隊之

中短兵太多長兵太少宜如唐府兵之法每人皆具弓刀則長短兼用也

玄宗開元中擇宿衛勇者為犇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

臣按昔人謂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者也古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絞車擘張馬弩之差後世亦有參弓合蟬守射小黃皆其遺法蓋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遏衝制突者非勢不克

馬燧為河南節度使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依

便於進趨

臣按馬燧所造之甲可以為後世法則

宋太祖開寶二年馮義昇岳義方上火箭法試之賜
束帛

真宗咸平元年馬軍都頭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
為簳為翎長尺餘入鎧甲則簳去而箭留牢不可拔

五年石普言能發火毬火箭

臣按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毬之
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
之火藥用硝石硫黃柳灰為之硝之名見于本

草漢張仲景方論中巳用爲劑則是漢時巳有矣然陶隱居日華子及宋圖經衍義等註未嘗言其所爲兵用也硫黄自船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爲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製用銅或鐵爲具如筩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

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為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為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鎗蓋慎之也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烟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陳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為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

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爲實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司放其視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有間矣又宜用紙爲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四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

太宗至道二年上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遷以方畧授諸將先闢兵崇政殿引陳著爲攻擊之狀刺射之法且令多設強弩及賊布陳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矢纔一發賊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

臣等謹按此前代用弩取勝之效

眞宗景德元年幸澶州王師威列李繼隆等伏勁弩分據要害周文質部下以連弩射殺撻覽

臣按宋澶淵之役所以退虜而成和者撻覽一矢之功也

熙寧中內副都知張若水進神臂弓初民李宏獻此弓其實弩也以檿為身檀為弰鐵蹬鎗頭銅為馬面牙府解索札絲為弦弩身通丈三尺二寸兩弰各長九寸二分兩閃各長一尺一寸七分䂬長四寸通長四尺五寸八分弦長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時於玉津園校驗射二百四十餘步穿榆木沒半簳有詔

并箭奏御詔依式製造
大觀中吳擇仁奏神臂弓實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徽
宗御筆謂射遠攻堅所向無前可謂利器使教人習
而能之非中國利令民間不得習製
臣 按自古弓弩之製其最善者漢稱大黃唐稱
伏遠宋之神臂克敵其最也
又熙寧六年置軍器監凡產材州置都作院凡天下
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械法
式者甚衆是歲又置內弓箭南庫兩軍器監奏遣使
以利器須諸路作院為式

臣按設官以造軍器是誠嚴武備之要務我
祖宗以來以其事屬之工部凡軍器專設軍器局
軍裝設鍼工局鞍轡設鞍轡局掌管時常整點
若有缺少隨即行下本局計料委官監督定立
工程如法造完進納　內帑遇有關支奏聞支
給其外藩府州縣呈稟成造具奏行下依式造
完支撥若各處有司歲造之數起解到部辦驗
堪中送庫交收有不堪者坐監造者以罪其所
造軍器弓有二等曰一意角弓曰交趾弓鎗有
二等曰魚肚鎗曰蘆葉鎗刀之制有馬軍馬劄

刀步軍腰刀將軍刀凡三等又有馬軍又黑漆
鈚子箭紅油團牌等器械若夫甲胄則有水磨
頭盔水磨鈚子護項頭盔紅漆齊腰甲水磨齊
腰鋼甲水磨柳葉鋼甲水銀摩挲長身甲併鎗
馬赤甲之類此皆
國初所造之制。其後內兵仗局各以巧計加添
新樣者又不止是臣考漢之史臣稱頌宣帝綜
核名實至謂其技巧工匠咸精其能。此雖有司
之事然亦上繫
朝廷之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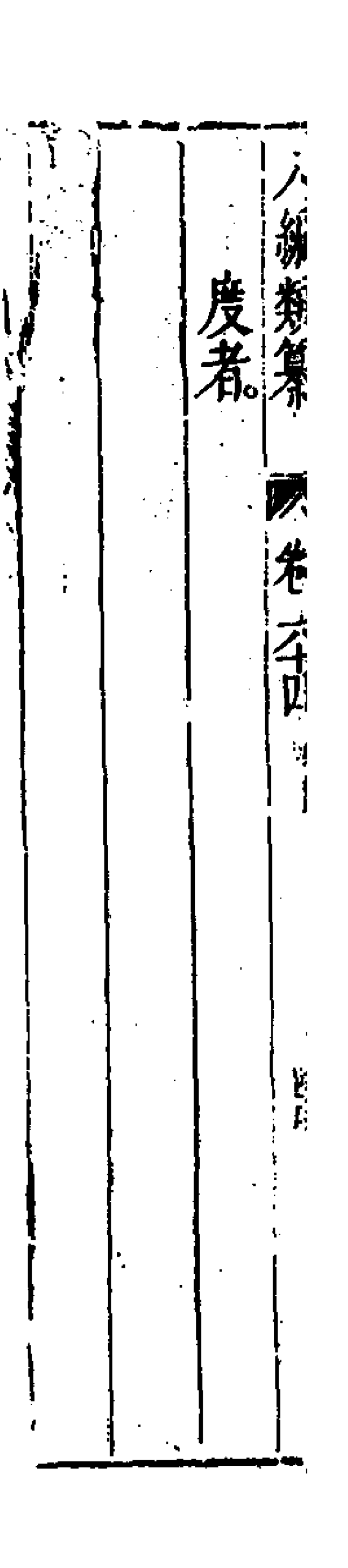
宋高宗紹興中詔有司造克敵弓弓乃韓世忠所獻者命殿前司閱習詔能貫 踰三石弓施二十矢道進秩一等帝謂宰執曰此弓最爲強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其後楊存中以爲克敵弓雖勁而士病蹶張之難乃增損舊製造馬黃弩製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發三矢矣

臣 按觀其所謂施二十矢及病蹶張之難之語則克敵雖以弓名其實弩也竊惟自古論兵者莫不以弩爲中國長技

元西域人亦思馬因善造礮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

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於北岸陳礮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臣按元人始造此礮以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陽礮考唐史李光弼作礮飛巨石一發斃二十餘人疑即此礮蓋古原有此制流入西域亦思馬因做而為之也自有此礮用以攻城無不破用以擊舟舟無不沉今民間多有知其制



度者。